

〔清〕莫秋散人 编次

玉娇梨

陈宏儒 点校

合刻天花藏才子书序

天赋人以性，虽贤愚不一，而忠孝节义，莫不皆备，独才情则有得有不得焉。故一品一行，随人可立，而绣虎雕龙，千秋无几。试凭吊之：不骄不吝，梦想所难者尚已。降而建安八斗，便矫一时；天宝百篇，遂空四海。鸚鵡贾杀身之祸，黄鹤高捶碎之名。晋代一辞，大苏两赋。类而推之，指而屈之，虽文彩间生，风流不绝，然求其如布帛菽粟之满天下，则何有焉？此其悲在生才之难，犹可委诸天地。独是天地既生是人矣，而是人又笃志《诗》《书》，精心翰墨，不负天地所生矣。则吐词宜为世惜，下笔当使人怜。纵福薄时屯，不能羽仪廊庙，为凤为麟，亦可诗酒江湖，为花为柳。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狗监不逢，《上林》与《长杨》高阁。即万言倚马，止可覆瓿；《道德》五千，惟堪糊壁。求乘时显达，刮一目之青；邀先进名流，垂片言之誉。此必不得之数也。致使岩谷幽花，自开自落；贫穷高士，独往独来。揆之天地生才之意，古今爱才之心，岂不悖哉！此其悲则将谁咎？故人而无才，日于衣冠醉饱中曠生瞎死，则已耳。若夫两眼浮六合之间，一心在千秋之上；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不幸憔悴以死，抱九原埋没之痛，岂不悲哉。

予虽非其人，亦尝窃执雕虫之役矣。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梁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有

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牛斗而天子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吾思人纵好忌，或不与淡墨为仇；世多慕名，往往于空言乐道。矧此书白而不玄，上可佐邹衍之谈天，下可补东坡之说鬼，中亦不妨与玄皇之梨园杂奏，岂必俟诸后世？将见一出而天下皆子云矣。天下皆子云，则著书不愧子云可知已。若然，则天地生才之意与古今爱才之心，不少慰乎？嗟，嗟！虽不如忠孝节义之赫烈人心，而所受于天之性情，亦云有所致矣。

时顺治戊戌秋月，天花藏主人题。

康熙乙酉岁春日，梅园重镌。

目 录

合刻天花藏才子书序	(1)
第 一 回 小才女代父题诗	(1)
第 二 回 老御史为儿谋妇	(10)
第 三 回 白太常难途托娇女	(19)
第 四 回 吴翰林花下遇才人	(27)
第 五 回 穷秀才辞婚富贵女	(35)
第 六 回 丑郎君强作词赋人	(43)
第 七 回 暗更名才子遗珠	(50)
第 八 回 悄窥郎侍儿识货	(57)
第 九 回 百花亭撒李寻桃	(64)
第 十 回 一片石送鸿迎燕	(71)
第十一回 有腾那背地求人	(78)
第十二回 没奈何当场出丑	(85)
第十三回 苏秀才穷途卖赋	(93)
第十四回 卢梦梨后园赠金	(101)
第十五回 秋试春闱双得意	(109)
第十六回 花姨月姊两谈心	(117)
第十七回 势位逼仓卒去官	(125)
第十八回 山水游偶然得婿	(132)
第十九回 错中错各不遂心	(140)
第二十回 锦上锦大家如愿	(148)

第 一 回

小才女代父题诗

诗曰：

六经原本在人心，笑骂皆文好细寻。

天地戏场观莫矮，古今聚讼眼须深。

《诗》存郑卫非无意，乱著《春秋》岂是淫。

更有子云千载后，生生死死谢知音。

话说正统年间，有一甲科太常正卿，姓白名玄，表字太玄，乃金陵人氏，因王振弄权，挂冠而归。这白太常上无兄，下无弟，只有一个妹子，又嫁与山东卢副使远去，止得只身独立。他为人沉静寡欲，不贪名利，懒于逢迎，但以诗酒自娱。因嫌城市中交接烦冗，遂卜居于乡，去城约六、七十里，地名唤锦石村。

这村中青山环四面，一带清溪，直从西过东，曲曲回抱；两堤上桃柳芳菲，颇有山水之趣。这村中虽有百余户居民，若要数富贵人家，当推白太常为第一。

这白太常，官又高，家又富，才学政望又大有声名，但只恨年过四十，却无子嗣。也曾蓄过几个姬妾，可煞作怪：留在身边，三、五年再没一毫影响；及遣去嫁人，不上年余，便人人生子。白公叹息，以为有命，遂不复买妾。夫人吴氏，各处求神拜佛，烧香许愿，直到四十四上，方生得一个女儿。临生之日，白公梦一神人赐他美玉一块，颜色红赤如日，因取乳名叫做红玉。白公夫妻因晚年无子，虽然生个女儿，却也十分欢喜爱惜。

这红玉生得姿色非常，真是眉如春柳，眼湛秋波；更兼性情聪慧，到八、九岁，便学得女工针黹件件过人。不幸十一岁上，母亲吴氏先亡过了，就每日随着白公读书写字。果然是山川秀气所钟，天地阴阳不爽，有百分姿色，自有百分聪明。到得十四、五时，便知书能文，竟已成为一个女学士。因白公寄情诗酒，日日吟咏，故红玉小姐于诗词一道，尤其所长。家居无事，往往白公做了叫红玉和韵，红玉做了与白公推敲。白公因有了这等一个女儿，便也

不思量生子，只要选择一个有才有貌的佳婿配他；却是一时没有，因此耽阁到一十六岁，尚未联姻。

不期一日，朝廷遭土木之难，正统北狩，景泰登极，王振伏辜，起复旧臣。白公名系旧臣，吏部会议，仍推白公为太常正卿。不日命下，报到金陵。白公本意不愿做官，只为红玉姻事未就，因想道：“吾欲选择佳婿，料此一乡一邑，人才有限，怎如京师乃天下人文聚处，岂无东床俊彦，何不借此一行？倘姻缘有在，得一美婿，也可作半子之靠。”主意定了，遂不推辞。择个吉日，带着红玉小姐上京赴任。到了京师，见过朝廷，到了任，寻一个私宅住下。

这太常寺乃是一个清淡衙门，况白公虽然忠义，却是个疏懒之人，不肯揽事，就是国家有大事，着九卿会议，也只是两衙门与该部做主，太常卿不过备名色，唯诺而已，哪有十分费心力处？每日公事完了，便只是饮酒赋诗。

过了数月，便有一班好诗酒的僚友，或花或柳，递相往还。时值九月中旬，白公因一门人送了十二盆菊花，摆在书房阶下，也有鸡冠紫，也有醉杨妃，也有银鹤翎，盆盆俱是细种。深香疏态，散影满帘，何减屏列金钗十二。白公十分喜爱，每日把酒玩赏。

这一日，正吟赏间，忽报吴翰林与苏御史来拜。原来这吴翰林就是白公的妻舅，叫做吴圭，号瑞庵，与白公同里，为人最重义气。这苏御史名唤苏渊，字方回，虽是河南籍中的进士，原籍却也是金陵，又与白公是同年，又因诗酒往来，因此三人极相契厚，每每于政事之暇，不是你寻我，便是我访你。

白公听见二人来拜，慌忙出来迎接。三人因平日往来惯了，情意浃洽，全无一点客套。一见了，白公便笑说道：“这两日菊花开得十分烂漫，二兄为何不来一赏？”吴翰林道：“前日因李念台点了南直隶学院，与他饯行，不得工夫。昨日正要来赏，不期刚出门，撞见老杨厌物，拿一篇寿文，立等要改了，与石都督夫人上寿，又误了一日工夫。今早见风日好，恐怕错过花期，所以约了苏老先，不速而至。”苏御史道：“小弟连日也要来，只因衙门中多事，未免辜负芳辰。”

三人说着话，走到堂上，相见过，更了衣，待茶过，遂邀入书房中看菊。果然黄深紫浅，排列两隅，不异两行红粉。吴翰林与苏御史俱夸奖“好花”不绝。

三人赏玩了一会，白公即令家人摆上酒来同饮。饮了数杯，吴翰林因说道：“此花秀而不艳，美而不妖，虽红、黄、紫、白，颜色种种鲜妍，却终带

几分疏野潇洒气味，使人爱而敬之。就如二兄与小弟一般：虽然在此做官，而日日陶情诗酒，与林下无异，终不似老杨这班俗吏，每日趋迎权贵，只指望进身做官，未免为花所笑。”

白公笑道：“虽然如此说，只怕他们又笑你我不会做官，终日只好在此冷曹，与草木为伍。”苏御史道：“他们笑我们，殊觉有理，我们笑他，便笑差了。”吴翰林道：“怎么我们笑差？”苏御史道：“这京师原是个名利场，他们争名夺利，正其宜也。你我既不贪富，又不图贵，况白年兄与小弟又无子嗣，何必溷迹于此，以博旁人之笑。”

白公叹一口气道：“年兄之言最是，小弟岂不晓得？只是各有所因，故苟恋于此，继非舍不得这一顶乌纱帽耳！”苏御史又道：“吴兄玉堂，白兄清卿，官闲政简，尚可以官为家，寄情诗酒。只是小弟做了这一个言路，当此时务，要开口又开不得，要闭口又闭不得，实是难为。只等圣上册封过，小弟必要讨个外差离此，方遂弟怀。”吴翰林道：“唐人有两句诗道得好：‘若为篱边菊，山中有此花。’恰似为苏兄今日之论而作。你我既乐看花饮酒，自当归隐山中。”二人道：“最是。”

三人一边谈笑，一边饮酒。渐渐说得情投意洽，便不觉诗兴发作。白公便叫左右取过笔砚来，与吴翰林、苏御史即席分韵，作赏菊诗。三人才待挥毫，忽长班来报杨御史老爷来了。三人听了，都不欢喜。白公便骂长班道：“蠢才！晓得我与吴爷、苏爷饮酒，就该回‘不在家’了。”长班禀道：“小的已回‘出门拜客’，杨爷的长班说道：‘杨爷在苏爷衙里问来，说苏爷在此饮酒，故此寻来。’又看见二位爷轿马在门前，因此回不得了。”

白公犹沉吟不动身，只见又一长班慌忙进来禀道：“杨爷已到门进厅来了！”白公只得起身，也不换冠带，就是便衣迎出来。

原来这杨御史，叫做杨廷诏，字子献，是江西建昌府人，与白公也是同年。为人言语粗鄙，外好滥交，内多贪忌，又要强作解事，往往取人憎恶。这日走进厅来，望见白公便叫道：“年兄好人！一般都是朋友，为何就分厚薄？既有好花在家，邀老吴、老苏来赏，怎就不呼唤小弟一声？难道小弟就不是同年？”白公道：“本该邀年兄来赏，但恐年兄贵衙门事冗，不得工夫干此寂寞之事。就是苏年兄与吴舍亲，俱偶然小集，也非小弟邀来。且请宽了尊袍。”

杨御史一面宽了公服，作过揖，也不等吃茶，就往书房里来。吴翰林与苏御史看见，只得起身相迎，同揖道：“杨老先，今日为何如此高兴？”杨御史先与苏御史作揖道：“你一发不是人！这样快活所在，为何瞒了我，独自来

受用？不通，不通！”又与吴翰林作礼，因致谢道：“昨赖老先生大才润色，可谓点铁成金。今早送与石都督，十分欢喜，比往日倍加敬重。”吴翰林笑道：“石都督欢喜，乃感老先生高情厚礼，未必为这几句文章耳。”杨御史道：“敝衙门规矩，只是寿文，到也没有甚么厚礼。”苏御史笑道：“小弟偏年兄看花，年兄便怪小弟；像年兄登贵人之堂，拜夫人之寿，抛撇小弟，就不说了？”说罢，众人都大笑起来。

白公叫左右添了盍簋，让三人坐下饮酒。杨御史吃了两杯，因与苏御史道：“今日与石都督夫人上寿，虽是小弟背兄，也是情面上却不过，未必便有十分升赏。还有一件事，特来寻年兄商议，若是年兄肯助一臂之力，管取有些好处。”苏御史笑道：“甚么事？有何好处？乞年兄见教。”杨御史道：“汪贵妃册封皇后，已有成命。都督汪全，眼见得便擅威晚之尊。近日闻知离城二十里有一所民田，十分膏腴，彼甚欲之，竟叫家人夺了。今日衙门中纷纷扬扬，都要论他。第一是老朱出头。汪都督晓得风声，也有几分着忙；今日央人来求小弟，要小弟与他周旋。小弟想，衙门里众人都好说话，只是老朱有些任性，敢作敢为，再不思前虑后。小弟每每与他说好话，他再不肯听。我晓得他与年兄甚好，极信服年兄。年兄若肯出一言，止了此事，汪都督自然深感，不独有谢。你我既在这里做官，这样的人终须恶识他不得，况又不折甚本。不知年兄以为何如？”

苏御史听了，心下有几分不快，因正色道：“若论汪全，倚恃威晚，白占民间田土，就是老朱不论，小弟与年兄亦该论他。年兄为何还要替他周旋？未免太势利了些！”杨御史见苏御史词色不顺，便默默不语。

白公因笑道：“小弟只道杨年兄特来赏菊，原来却是为汪全说人情，这等便怪不得小弟不来邀兄赏菊了。”吴翰林也笑道：“良辰美景，只该饮酒赋诗，若是花下谈朝政，颇觉不宜。杨老先生该罚一巨觥，以谢唐突花神之罪！”杨御史被苏御史抢白了几句，已觉抱愧；又见吴翰林与白公带笑带戏讥刺他，甚是没意思，只得勉强说道：“小弟因苏年兄说起，偶然谈及，原非有心，为何就要罚酒？”白公道：“这个定要罚！”随叫左右斟上一大犀杯，送与杨御史。杨御史拿着酒说道：“小弟便受罚了。倘后有谈及朝政者，小弟却也不饶他！”吴翰林道：“这个不消说了。”

杨御史吃干酒，因见席上有笔砚，便说道：“原来三兄在此高兴做诗，何不见教？”吴翰林道：“才有此意，尚未下笔。”杨御史道：“既未下笔，三兄不可因小弟打断诗兴头。请倾珠玉，待小弟饮酒奉陪，何如？”白公道：“杨

年兄既有此兴，何不同做一首，以纪一时之事？”杨御史道：“这是白年兄明明奈何小弟了！小弟于这些七言八句，实是来不得。”白公笑道：“年兄长篇寿文，称功颂德，与权贵上寿，偏来得；为何这七言八句，不过数十个字儿，就来不得？想是知道此菊花没有升赏了！”杨御史听了便嚷道：“白年兄该罚十杯！小弟谈朝政，便该罚酒，像年兄这等，难道就罢了。”随叫左右也筛了一大犀杯，递与白公。吴翰林道：“若论说寿文，也还算不得朝政。”苏御史笑道：“寿文虽是寿文，却与朝政相关。若不关朝政，杨年兄连寿文也不做了。白年兄该罚，该罚！”白公笑了笑，将酒一饮而干。因说道：“酒便罚了，若要做诗，必须分韵同做。如不做并诗不成者，俱罚十大杯。”吴翰林道：“说得有理。”杨御史道：“二兄不要倚高才欺负小弟。若像前日圣上要差人迎请上皇，无一人敢去，这便是难事了。若只将做诗吃酒来难人，这也还不打紧。”苏御史道：“杨年兄又谈朝政了，该罚不该罚？”白公见杨御史说的话太卑污厌听，不觉触起一腔忠义，便忍不住说道：“杨年兄说的话，全无一毫丈夫气！你我既在此做官，便都是朝廷臣子，东西南北，一惟朝廷之使，怎么说无一人敢去？倘朝廷下尺一之诏，明着某人去，谁敢推托不行？若似年兄这等说来，朝廷终日将大俸大禄养人何用？”杨御史冷笑了一声，道：“这些忠义话儿，人都会说，只怕事到临头，未免又要手慌脚乱了。”白公道：“临时慌乱者，只是愚人无肝胆耳。”

吴翰林与苏御史见二人话不投机，只管抢白起来，一齐说道：“已有言在先，不许谈朝政。二兄故犯，各加一倍，罚两大杯。”因唤左右，每人面前筛了一杯。杨御史还推辞理论。白公因心下不快，拿起酒来，也不候杨御史，竟自一气饮干；又叫左右筛上一杯，复又拿起，几口吃了，说道：“小弟多言，该罚两杯，已吃完了。杨年兄这两杯吃不吃，小弟不敢苦劝。”杨御史笑道：“年兄何必这等使气？小弟再无不吃之理！吃了还要领教佳章。”苏御史道：“年兄既有兴做诗，可快饮干。”

杨御史也一连吃了两杯，说道：“小弟酒已干了。三兄有兴做诗，乞早命题，容小弟慢慢好想。”吴翰林道：“也不必别寻题目，就是‘赏菊’好了。”白公道：“小弟今日不喜做诗。三兄有兴请自做，小弟不在其数。”杨御史听了，大嚷道：“白年兄太欺负人！方才小弟不做，你又说定要同做，若不做，罚酒十杯；及小弟肯做，你又说不做。这是明欺小弟不是诗人，不屑与小弟同吟。小弟虽不才，也忝在同榜，便胡乱做几句歪诗，未必便玷辱了年兄。今日偏要年兄做。年兄若不做，是自犯自令，该倍罚二十杯，就醉死也要年兄

吃!”白公道:“要罚酒,小弟情愿;若要做诗,决做不成!”杨御史道:“既情愿吃酒,这就罢了。”就叫人将大犀杯筛上。苏御史与吴翰林还要解劝,白公拿起酒来,便两三口吃干。杨御史又复斟上,吴翰林道:“白太玄既不做诗,罚一杯就算了。”杨御史道:“这个减不得,定要吃二十杯!”白公笑道:“花下饮酒,弟所乐也。何关年兄事,而年兄如此着气?”拿起来又是一大杯吃将下去。杨御史也笑道:“小弟不管年兄乐不乐,关小弟事不关小弟事,只吃完二十杯便罢。”又叫左右斟上。

白公一连吃了四五杯,因是气酒,又吃急了,不觉一时涌上心来,便有些把捉不定。当不得杨御史在旁絮絮聒聒,只管催逼。白公又吃得一杯,便坐不住,走起身,竟往屏风后一张榻床上去睡。

杨御史看见,那里肯放,便要下席来扯。苏御史拦住道:“白年兄酒忒吃急了,罚了五六杯,也够了,等他睡一睡罢。”杨御史道:“他若不嘴强,就是一杯也饶他了!”吴翰林道:“就要罚他,也等你我诗成,你我俱未成,如何只管罚他?”苏御史道:“这个说得极是。”杨御史才不动身,道:“就依二兄说。做完诗,不怕他不吃;他若推醉不吃,小弟就泼他一身。”说罢,三人分了纸笔,各自对花吟哦不题。正是:

酒欣知己饮,诗爱会家吟。

不是平生友,徒伤诗酒心。

且说白公自从夫人死后,身边并无姬妾,内中大小事俱是红玉小姐主持,就是白公外面有甚事,也要与小姐商量。这日白公与杨御史争论做诗之事,早有家人报与小姐。小姐听了,晓得杨御史为人不端,恐怕父亲任性,抢白出祸来,因问家人道:“如今老爷毕竟还做诗也不做?”家人道:“老爷执定不肯做诗,被杨爷灌了五、六大杯酒,老爷因赌气吃了,如今醉倒在榻床上睡哩。”小姐又问道:“杨爷与苏爷、舅老爷,如今还是吃酒,还是做诗?”家人道:“俱是做诗。杨爷只等做完了诗,还要扯起老爷来灌酒哩。”小姐道:“老爷是真醉是假醉?”家人道:“老爷因吃了几杯气酒,虽不大醉,也有几分酒了。”小姐想了想,说道:“既是老爷醉了,你可悄悄将分与老爷的题目纸拿进来我看。”

家人应诺,随即走到席前,趁众人不留心,即将一幅写题的花笺拿进来,递与小姐。小姐看了,见题目是《赏菊》,便叫侍儿嫣素取过笔砚,信手写一首七言律诗。真个是:

墨云挟雨须臾至,腕儿驱龙顷刻飞。

不必数茎兼七步，乌丝早已满珠玑。

红玉小姐写完了诗，又取一个帖子，写两行小字，都付与家人，吩咐道：“你将此诗此字暗暗拿到老爷榻前伺候，看老爷酒醒了，就送与老爷。切不可与杨老爷看见。”

家人答应了，走到书房中，只见吴翰林才挥毫欲写，苏御史正注目向花，搜索枯肠，杨御史也不写，也不想，且拿着一杯酒，口里唧唧啾啾的吟哦。家人走到白公榻前伺候。

原来白公酒量原大，只因赌气，一连吃急了，所以有些醉意。不料略睡一睡，酒便醒了。不多时醒将来，要茶吃。家人忙取了一杯茶，递与白公。白公就坐起来，接茶吃了两口。家人即将小姐诗笺与小帖暗暗递与白公。白公先将帖子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两行小字道：“长安险地，幸勿以诗酒贾祸。”白公看毕，暗暗点点头儿。又将花笺打开，却是代他做的赏菊诗，因会过意来。将茶吃完了，随即立起身，仍旧走到席上来。

苏御史看见道：“白年兄醒了，妙！妙！”白公道：“小弟醉了，失陪！三兄诗俱完了么？”杨御史道：“年兄推醉得好！还少十四杯酒，只待小弟诗成了，一杯也不能饶！”吴翰林向白公道：“吾兄才极敏捷，既已酒醒，何不信笔一挥，不独免罚，且未知鹿死谁手。”白公笑道：“小弟诗到做了。只是杨年兄在此，若是献丑，未免遗笑大方。”杨御史道：“白年兄不要讥消小弟，年兄纵然敏捷，也不能神速如此。如诗果成，小弟愿吃十杯；倘竟未成，岂不是取笑小弟？除十四杯外，还要另罚三杯。年兄若不吃，便从此绝交！”白公笑道：“要不就做就不做，更做就做，怎肯说慌！”即将诗稿拿出，与三人看。

苏御史接在手中道：“年兄果然做了，大奇！大奇！”吴翰林与杨御史都挨拢来看，只见上写着：

紫白红黄种色新，移来秋便有精神。

好从篱下寻高士，漫向帘前认美人。

处世静疏多古意，傍人闲冷似前身。

莫言门闭官衙冷，香满床头十二辰。

三人看了，俱大惊不已。苏御史道：“白年兄今日大奇！此诗不但敏捷异常，且字字清新俊逸，饶有别致，似不食烟火者，大与平日不同。敬服，敬服！小弟辈当为之搁笔矣。”白公道：“小弟一来恐拂了杨年兄之命，二来要奉杨年兄一杯，只得勉强应酬，有甚佳句！”杨御史道：“诗好不必说，只是小弟有些疑心：白年兄拾才酒醒，又不曾动笔，如何就出之袖中？就写也要写一会。”

吴翰林将诗拿在手中，又细细看了两遍，会过意来，认得是红玉所做，不觉微微失笑。杨御史看见，道：“吴老先为何笑？其中必有缘故。不说明，小弟决不吃酒！”吴翰林只是笑，不做声。白公也笑道：“小弟为不做诗，罚了许多酒；今诗既做了，年兄自然要饮，有甚疑心处，难道是假的不成。”杨御史道：“吴老先笑得古怪，毕竟有些缘故！”

苏御史因看着吴翰林道：“这一定是老先见白年兄醉了，代做的了。”吴翰林道：“愧死！小弟如何做得出？”杨御史道：“若不是老先代做，白年兄门下又不见有馆客，是谁做的？”吴翰林只不做声，但是笑。白公笑道：“难道小弟便做不出，定要别人代笔？”杨御史道：“怎敢说年兄做不出，只是吴老先笑得有因。你们亲亲相护，定是做成圈套，哄骗小弟吃酒。且先罚吴老先三大怀，然后小弟再吃。”一面叫人筛一大杯，送与吴翰林。吴翰林笑道：“不消罚小弟，小弟也不知是不是。据小弟想来，此诗也非做圈套骗老先生吃酒，决是舍甥女恐怕父亲醉了，故此代为捉刀耳。”

杨、苏二御史听了，俱各大惊。因问白公道：“果是令爱佳作否？”白公道：“实是小女见弟醉了代做，聊以塞责。”杨苏二御史惊叹道：“原来白年兄令爱有如此美才！不独闺阁所无，即天下所称诗人韵士，亦未有也！小弟空与白年兄做了半生同年，竟不知令爱能诗识字如此！可敬，可敬！”吴翰林道：“舍甥女不独诗才隽美，且无书不读，下笔成文，千言立就。”苏御史道：“如此可谓女中之学士也！”白公道：“衰暮独夫，有女虽才，却也无用。”

苏御史道：“小弟记得令爱今年只好十六、七岁。”白公道：“今年是一十六岁。”杨御史道：“曾许字人否？”白公道：“一来为小弟暮年无子，二来因老妻去世太早，娇养惯了，所以直至今日，尚未许聘。”杨御史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任是如何娇养，也不可愆于归之期。”吴翰林道：“也不是定要愆期，只为难寻佳婿。”杨御史道：“偌大长安，岂无一富贵之子可嫁？小弟明日定要作伐！”

白公道：“闲话且不要说，三兄且请完了佳作。”苏御史道：“珠玉在前，自惭形秽，其实完不得了。每人情愿罚酒三杯，何如？”杨御史道：“说得有理，小弟情愿吃。”吴翰林诗虽做完，因见他二人受罚，也就不写出来，同罚了三大杯。

只因这一首诗使人敬爱，大家谈笑欢饮，直至上灯才散。正是

白发诗翁吟不就，红颜闺女等闲题。

始知天地山川秀，偏是蛾眉领略齐。

三人散去，不知又作何状，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老御史为儿谋妇

诗曰：

凭君传语寄登徒，只合人间媚野狐。

若有佳人怀吉士，从无淑女爱金夫。

甘心合处锦添锦，强得圆时觚不觚。

再莫凿空施妄想，任他才与色相图。

话说杨御史自从在白公衙里赏菊饮酒，见了白小姐诗句，便思量要求与儿子为妻。原来杨御史有一子一女，儿子叫做杨芳，年才二十岁，人物虽不甚丑，只是文章学问难对人言。赖杨御史之力，替他夤缘，到中了江西乡试。因会试不中，就随在任上读书。杨御史虽怀此心，却知道白公为人执拗，在女婿上留心选择，轻易开口，决不能成。再三思索，并无计策。

忽一日，拜客回来，刚到衙门首，只见一个青衣人，手捧着一封书，跪在道旁禀道：“浙江王爷有书候问老爷。”杨御史看见，便问：“是吏部王爷么？”青衣人答道：“正是吏部王爷。”杨御史遂叫长班接了书，分付来人伺候。遂下马进到私衙内，一面脱去官服，一面就拆开书看。只见上面写着：

年弟王国谏顿首拜：

弟自让部归来，不获与年台聚首于京师者，春忽冬矣。年台霜威严肃，百僚不振而清。远人闻之，曷胜欣仰！兹者，同乡友人廖德明，原系儒者，既精风鉴，复善星平，往往有前知之妙。弟颇重之。今挟术游长安，敢献之门下，以为蓍龟之一助。幸赐盼睐而吹嘘焉，感不独在廖生也。草草奉渎，不宣。

杨御史看完了书，知道是荐星相之士，撇不过同年面情，只得分付长班道：“你去看王爷荐的廖相公可在外面。如在，可请进来。”长班出去不多时，先拿名帖进来禀道：“廖相公请进来了。”

须臾，只见一个人从阶下走进来。怎生模样？但见：

头戴方巾，身穿野服。头戴方巾，强赖作斯文一脉；身穿野服，假装出隐逸三分。髭须短而不长，有类蓬蓬乱草；眼睛大而欠秀，浑如落落弹丸。见了人前趋后拱，浑身都是谦恭；说话时左顾右盼，满脸尽皆

势利。虽然以星相为名，倒全靠逢迎作主。

杨御史见了，即迎进厅来。见毕礼，分宾主坐下。廖德明先开口说道：“久仰台光，无缘进谒。今蒙王老先生介绍，得赐登龙，喜出望外。”杨御史道：“王年兄书中甚称兄高明有道，今接芝字，果是不凡。”

须臾茶罢，杨御史又问道：“兄抱此异术而来，京师中相知必多。”廖德明道：“晚生素性矜守，懒于干人。虽还有几封荐书，晚生恐怕贤愚不等，为人所轻，也未必去了。今日谒见老先生，明日也只好还去见见敝乡的陈相公、余少保、石都督、白太常三四位贤卿相罢了。”

杨御史听见说要见白太常，便打动心事。因问道：“白太常莫不就是敝同年白太玄么？”廖德明道：“正是贵同年白老先生。”杨御史听了，心中暗想道：“这段姻缘，要在此人身上做得过脉。”因吩咐左右摆饭，一面就邀廖德明往书房中去坐。廖德明辞道：“晚生初得识荆，尚未献技，怎么就好相扰？”杨御史道：“若是他人，我学生也不轻留。兄乃高明之士，正有事请教，倒不必拘礼。”遂到书房中坐下。

坐了一歇，廖德明就说道：“老先生请转正尊容，待晚生观一观气色，何如？”杨御史道：“学生到不消劳动，到是小儿有一八字求教求教罢。”廖德明道：“这个当得。”杨御史随叫左右取过文房四宝，写了四柱，递与廖德明。廖德明细细看了一遍道：“令公子先生这尊造，八字清奇，五行相配，真如桂林一枝，昆山片玉，又兼计罗截出恩星，少年登科自不必说。目下二十岁，尚在酉限，虽见头角峥嵘，犹不为奇。若到了二十五岁，运行丙子南方，看凤池独步，翰苑遨游，方是他得意之时。只是妻室不宜太早，早了便有刑克。”杨御史笑道：“算得准！算得准！小儿自会试不曾中得，发愤在衙读书。每每与他议亲，他决不肯从，直要等中了进士方肯议亲。我只道他是痴心妄想，原来命中原该如此。”廖德明道：“富贵皆命里带来，岂人力所强求！”又问道：“令公子难道从未曾娶过？”杨御史道：“曾定过敝乡刘都堂的孙女，不料未过门就死了，所以直蹉跎到至此。”廖德明道：“既然克过，这命才准。只是后来这头亲事，须选一个有福的夫人，方配得过。”正说着，左右摆上酒来。

杨御史逊了坐，二人坐下，一边饮酒，一边廖德明又问道：“令公子近日有甚宅院来议亲吗？”杨御史道：“连日来议亲者颇多，说来都是富贵娇痴，多不中小儿之意。近闻得白年兄有一令爱，玉容与才华俱称绝世。前日学生在白年兄衙中饮酒，酒后分韵做诗。白年兄醉了，未曾做得。他令爱就暗暗代做了一首，清新秀美，使我辈同年中几个老诗人俱动手不得。”廖德明道：

“白小姐既有如此才华，可谓仕女班头矣。令公子又乃文章魁首，自是天地生成一对好夫妻。况老先生与白公又系同年，正是门当户对，何不遣媒一说？”杨御史道：“此虽美事，只是敝同年这老兄，生性有些古怪。他要求人，便千肯万肯；若是你去求他，偏推三阻四，偏有许多话说，所以学生不屑下气先去开口。这两日闻知他择婿甚急，若得其中有一相知，将小儿才学细细说与此老知道，使此老心肯意肯，然后遣媒一说，便容易成了。”廖德明道：“老先生所见最高。只怕晚生人微言轻，不足取信。明日往候白公时，倘有机会，细细将令公子这等雄才大志说与他知。”杨御史道：“既有此高情，切不可说出是学生之意。”廖德明笑道：“这个晚生知道。这也不独为令公子求此淑女，送这等一个佳婿与白公，还是他的便宜。”二人话得投机，又饮了数杯，方才吃完饭。

吃完了饭，廖德明就辞起身。杨御史道：“尊寓在何处？尚未曾奉拜。”廖德明道：“小寓暂借在浙直会馆中，怎敢重劳台驾？”说毕，送出厅来。到了门前，杨御史又嘱咐道：“此事若成，决当重谢。”廖德明连道：“不敢！”方才别去。正是：

曲人到处皆奸巧，诡士从来只诈谋。

岂料天心原有定，空劳明月下金钩。

杨御史送了廖德明回衙不提。且说廖德明受了杨御史之托，巴不得成就此事，就有托身之地。回到馆中，宿了一夜，次早起来，梳洗毕，收拾些饭吃了，依旧叫家人拿了王吏部的荐书，竟往白太常私衙而来。到了衙前，先将王吏部的书投进去。等了一会儿，方见一个长班出来相请。廖德明进到厅上，又坐了一歇，白公方才出来相见。

叙过了来意，吃了茶，白公便问道：“王年兄称先生风鉴如神，但学生老朽之夫，岂足以当大观。”廖德明道：“老先生道光德誉，天下景仰，非晚生末术所能浅窥。倘不鄙弃，请正台颜，容晚生仰测一二。”白公将椅子向上移了一移，转过脸来道：“君子问灾不问福，请先生勿隐。”

廖德明定睛细细看了一晌，因说道：“观公神凝形正，岩岩有山岳之气象；更兼双眉分耸入鬓，两眼炯炯如寒星，为人一生高傲，行事清奇古怪；处艰难最有担当，遇患难极重义气。最妙在准头隆直，五岳朝归，这富贵只怕今生享他无尽。只恨神太清了，神清则伤子嗣。说便是这等说，却喜地阁丰厚，到底不是孤相。将来或是犹子，或是半子，当有一番奇遇，转高出寻常箕裘之外。”